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三四種

臺
陽
詩
話

王

松

自序

此寥寥者，皆韶年耳目所及，迄今半逐遺忘。兵燹餘生，學步邯鄲，苦無師友切磋，金針莫度；本爲巾箱吟賞之具，亦如燕公記事之珠。況古今詩話，汗牛充棟，已足備知人論世之採擇，奚用此爲？漫存若干條，有讚歎而無撝詞，只可留示後人，未敢就正有道。乃長男富侯，凡見余案頭筆墨，必手自抄錄，如恐遺失；今且災及梨棗，謂欲以省寫副。聞之不禁汗顏，阻之似拂其意。竊愧窮居幽介，苟全性命之時，無從得書，兼以學術空疎，聞見不廣，貽笑方家，知所不免。唯祈海內同志，正其紕繆，或蒙郵示，匡所不逮，俾得再成續篇，感且不朽。嗟乎！僕無名世之心，竝少傳後之志；硯枯筆禿，猶復孜孜不已者，詎結習之難忘，實敦交之竊取。印既竣，因綴數語於首，以誌慊懷云。

歲在乙巳秋月，友竹王松自識於如此江山樓。

鄭序

昔韓文公云：『物不得其平則鳴』，人之於言也亦然。其譌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懷，蓋必鬱於中而後泄於外者也。王君友竹之詩，信善鳴矣；卽古所謂高出魏、晉不懈而及於古者近是。其生平瀟灑不群，豪於飲，與人交無所可否；迨與之語道理、辨古今，則毅然不可面奪。憶甲午余六十生日，招飲帶草堂，一時士夫俱在座焉；酒酣耳熱，君獨縱談天下事，慷慨累萬言，若河決下流而東注，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，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。遇不平處輒欲砍地長歌，四筵咸驚，其風概固可想矣。自滄桑變後，境益窮而詩酒益耽嗜，自言引滿不勝少時。識者知其借醉鄉之意，有託而逃，抑亦陶潛一流人也。時匪勢洶洶，宮原少將正人聆其名，定交後以義請而彊委任焉。君爲桑梓計，義不敢辭，爰往新、苗各莊安緝，不害一命、不取一錢，閱數月而兩邑無警，皆君之力也；至今內山人猶嘖嘖稱之焉。明歲舉一子，知者咸謂君能以道自任，天之報施亦自不爽矣。

所居如此江山樓，日以詩酒自娛，不與世涉。櫻井知事任吾邑日，大開詩社，屢欲延致。後鄭毓臣廣文爲通其意甚曲，因偕其譜弟瑤京、箴盤會於潛園吟壇。知事喜贈以詩，有『我與名園真有幸，三王同日訪梅來』之句，登於新報；亦可見知事之獨具青眼

，愛才如命也。由是三子之名益著，遠近稱三王焉。然友竹雅不欲以詩名；第足跡所經，意所感觸，又未嘗不寄之於詩，詩亦無不可傳也。夫傳與不傳，固非友竹之意，雖世情貴耳賤目，未必能知其所以然，數十年後當有饑渴思之者。蓋人生一藝可傳，卽不與草木同朽；況其節操又飄然有古逸民風也。

於戲！余今老矣，閱人已多，如君之持躬處世，頗不易得，是以獨深愛之。今春適登其樓，得其詩稿及所著詩話，讀而忘倦。紀其梗概於簡端，謂爲友竹序也可，卽謂爲友竹傳也亦無不可。

戊戌寒食節，北郭園老人鄭如蘭撰。

邱序（原題「贈王友竹處士序」）

嗟乎！吾蓋觀於古今來才人、學人以詩聞者，其平日之才、之學固皆甚有餘於詩之大者乎？夫以詩之門徑煩紆、堂奧深博，雖卽吾畢世之才學，窮神盡氣，心摹手追，以究六義之終始，尙恐其未必有當，而狎以餘視之耶？然則卽詩名以盡一生，卽詩境以游終日，寢之食之、寤之寐之，此外遂無事業。吾知凡爲詩人者，蓋皆其所不安者也。以其所不安而竟盤旋紆折，一若有甚不得已而後以詩聞焉。此吾所謂其才、其學當有餘於詩之外也。

吾友王君松，字友竹，爲臺灣之新竹人。其先由泉州來，系出前朝太保繼隆先生。自其生也，在中國割臺之前三十年，奇氣虎虎，狂志嚦嚦，讀書卽以經世爲務，窮究博覽於中外之籍，獨不喜爲帖括家言。暇則登山涉水，賦詩飲酒自樂而已。鄉里父老諗其內行孝友純實，皆以才學人稱之；共白當事，獎以職銜，力辭者屢矣。或醉以觴，逼使言志，則嚦然曰：『吾誠有惡於今之頭巾氣，故借山水詩酒而逃之。乃忽因虛名以獵冠服，是自欺吾志也。無志者不可以爲人，自欺者不足以立身。世苟有安吾身而伸吾志者，吾其從之遊乎』。或聞其言，遂以狂目之。

迨歲甲申，法艦猝擾臺、澎，終未得逞，草草議款而罷。時乃告其鄉人曰：『吾輩

毋以目前之役而喜也。臺地孤懸海中，材木、鑛山久聞於外，譬之積薪可以召焚如，慢藏可以誨大盜。乃觀之今，其君子多昧曲突徙薪之義，其小人尙爲幕燕堂雀之嬉。隱憂所伏，正未易銷。十年之後，人其念哉！及甲午，中東和議，果以要割全臺，爭之不勝；衆咸服其先見。於時風雲紛擾，民間競立名號謀拒日人，乃攜眷屬趣返泉州原籍，中途遇盜，盡傾其家。嗣再東渡，抱道自重，吏民敬之，城鄉聚落藉其言而得免鋒刃橫困者甚夥。已則青靴布襪，蔬食嘯歌，日與貴官往還，未嘗別有干謁。故四方外來之士，苟及新竹，毋不知有詩人王某者。嗟乎！世有如友竹，而可謂其才學能無餘於詩之外耶？

光緒己亥，友竹則竟編其所著詩集、詩話四種，將以行之，是友竹亦願以詩聞矣。其諸所有不安者歟？抑有甚不得已而出此者歟？殆皆未可知。然能屈其才學以爲詩，則詩之層累曲折，將必深味之而日甘；能拚其日月以爲詩，則詩之升降正變，又必切喻之而日化。友竹乎！其以詩爲寢食寤寐者乎！仲尼曰：『求仁而得仁』，友竹亦惟日求之詩，斯則得之矣。

海澄邱煒爰菽園撰。時客星洲。

讀友竹詞兄大著竝以致相慕之忱

相聞不相識，日日望新城。每逢北人至，輒詢君姓名。君家在何處？迢迢新竹路。憶昔承平年，驅車城外度。可惜遲聞君，彼時未迴顧。一自喪亂初，始得君素書。知君詩學好，展卷再欷歔。灰燼兵燹中，播土揚瓊琚。傷心各悽惻，將詩慰離索。卷裏起秋聲，中有胡笳拍。陸公昔亂離，哀音鳴鬱噫。至今呼望帝，千載有餘悲。滄茫懷古意，願君長詠詩。

鹿港洪一枝月樵拜題。

臺陽詩話上卷

臺灣王 松友竹著

延平王朱成功爲開臺第一偉人，明祚賴以維持者三十餘年；其盛德大業，爲中外所欽。世之文人學子，恒喜謳歌是事。余愛蔡醒甫（德輝）所著龍江詩話自載謁延平王廟七律四首云：『沙汕紛紛列舳艫，當年海上拓雄圖。鯨魚入夢生何異？龍種偕來類不孤。人似武侯籌北伐，地同洛邑建東都。知他矢志延明祚，絕島偏安亦丈夫！』『紅旗赤幟樹高城，弱冠將軍獨請纓。寵賚有加天賜姓，徵收無處海屯兵。都緣耿耿心長在，豈爲區區髮數莖？忠孝由來難兩盡，郵書往返不勝情！』『森嚴刁斗擁熊羆，賞罰分明未足奇。只望一身存勝代，敢將兩島抗全師。圖開赤崁形堪踞，業復朱家勢莫支。智力難爭天命在，多君風調儼鬚眉』。『才尤剛決節尤堅，和議連番總不然。百計籌謀惟報國，一時流寓況名賢。便教藩服能成事，其奈羈軀不永年！史冊流芳終有分，漫將遺恨播詩篇』。

沈幼丹（葆楨）星使駐節臺郡，重修王廟，署楹帖云：『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，洪荒留此山川，作遺民世界；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，缺憾還諸天地，是勗格完人』。廟在

臺南府城。

日本名士館森子（鴻）嘗遊南安，訪成功之子孫，以清酒二瓶、黃柑一籃詣覆船山祭其墓。有詩三首，錄其一云：『國破君亡何忍言，淚枯閩地舊乾坤。春風一劍三千里，來弔孤臣未死魂』。

噫！何令人景仰一至於此！而德國李庶博士所著臺灣島史竟目爲海賊朝廷，稱成功曰貿易大王，其識見亦誠可鄙也夫！

靖海侯平臺，明甯靖王死之，五妃同日殉難，葬於魁斗山，墳前立廟。觀察周彥有聯云：『剩水殘山，巾幗共知殉社稷；蠻煙瘴雨，佩環竊欲效英皇』。頗有切合，故可傳也。

彰化陳伯康（肇興）孝廉著有陶村詩稿，其謁甯靖王墓七絕云：『卅年憔悴落蠻鄉，故國河山感慨長。留得數莖華髮在，九原歸去見高皇』。

甲子，流寇陷漳州，軍門林剛愍（文察）偕幕賓謝琯樵同殉其難。謝工於畫，余曾見其題菊二絕；後一首云：『半生落拓寄人籬，剩得秋心祇自知。莫道管城花事淡，筆頭還有傲霜枝』。觀此，可以知其氣節矣。

施龍門（瓊芳）進士公車北上，道中得句云：『兒身跋涉關山苦，都在慈親想像中』。林雪邨（占梅）方伯客中有句云：『卽今披體看針線，猶是當時密密成』。此等語皆從至性中自然流出。

吳芸閣（子光）孝廉，品學兼優，著有一肚皮集行世。中有小草拾遺一卷，專學晚唐。其寄題延平王廟七律云：『曾讀豐碑渤海東，開疆猶仰大王風。闔門骨肉杯羹底，千里江山錦繡中。明代興亡歸劫數，史家成敗論英雄。似聞鹿耳鯤身畔，嗚咽潮聲早晚同』。傑句名篇，美不勝錄。呂賡年、邱逢甲諸君皆出其門。

桐城方樾庭太守（祖蔭）有吏才，來宰吾邑，百廢俱舉。去之日，紳民飲泣。有唱酬詩二卷，號東海鴻泥。其竹城感懷七絕云：『三十年來逐宦場，自憐肝膽照秋霜。胸中別有炎涼意，半是冰心半熱腸』。『捧檄東來宰海濱，一官惟恐負君親。口碑滿地吾翻愧，不信公評竟有人』。高子丹上舍（漢城）贈云：『春滿訟庭花有韻，琴橫臥閣月無聲』。

坊刻千家詩註，不獨題目、字句舛錯不堪，卽姓名、爵里亦多訛。余不憚數日之煩，重爲校對。蓋念吾臺初學，讀此爲多，非欲攻人之短、炫己之長，亦因避亂無聊，爲消愁計。舊本如「茅栗」作「芋栗」、「天棘」作「一天棘」之類，不勝枚舉。同時所編改

革日記、餘生紀聞、四香樓餘力草，遭亂燬失無存。余故有句云：『避亂惱無千日酒，著書枉用一生心』。

林薇臣茂才（維垣），閩縣望族也。祖考兩代，俱有詩集行世。好酒工詩。來臺主林雪邨方伯家，故著有潛園寓草，香奩極佳。乙未議成讓臺，進退維谷。感懷云：『卅載客臺陽，滄桑感一場。白頭遭亂世，赤手怕還鄉。有命何妨俟，無才只自傷。故人如問訊，詩酒尙顛狂』。未幾，以憂時卒。

癸巳，方雨亭朝元（家澍）渡臺，道出新竹，喜晤先生。贈句云：『梅妻鶴子人間累，酒榼詩瓢海外仙』。先生舊有見贈云：『昨日承君贈新詩，今日看君作隸字。君詩脫口盡靈機，君字揮毫皆古致。努力自誇修，非但詩兼字。慎勿恃聰明，聰明多暴棄；慎勿矜才華，才華招妬忌。廿四桃李春，九萬鵬鵬志。忝附忘年交，數言寓深意。吁嗟乎！欄衫落拓聳吟肩，窮途怕洒英雄淚。讀書豈止爲科名，科名本是男兒事』。嗚呼！先生愛我如此，豈非知己勝於感恩耶！余昔以時事日非，故不喜赴試，而先生諄諄告戒，且以遠大相期；今作山中廢材，不亦負先生之所望乎！

二十六宜梅花書屋爲潛園最勝處。額爲雪邨方伯親書，極遒勁。聞主人在日，每開

文宴，必在此間。聽誌誤載爲「三十六宜」，尙無可議；而鐵梅老子一肚皮集名實須副說，則譏爲「幾十六宜」。噫！豈非盡信書不如無書乎？方伯題楹聯云：『耽閒成性，愛鶴、愛花、愛茗、愛琴詩，半世於中饒趣味；爲善立心，守忠、守孝、守仁、守禮義，五事以外總糊塗』。其所存金石、圖書、良琴、古硯諸異珍，至今盡歸烏有，殊堪憫惜。故余賦詩弔云：『醉過西州更愴神，潛園無復昔時春。忽看石筍鐫爲砌，況說梅花砍作薪。臨水高樓餘瓦礫，藏山絕業化灰塵。傷心來去堂前燕，悲語如尋舊主人』。

臺灣竹枝詞一卷，後附前人所詠龜山生熟番諸歌，而不刻姓名，時論非之。茲編詩話，欲採數首，翻擷未終，倦欲思睡，因憶張侍御（湄）巡臺云：『真个四時皆似夏，荷花度臘菊迎年』；『一抹腮紅還舊好，解紛惟有送檳榔』；『月幾回圓禾幾熟，歲時頻換不知年』。又何其可愛也。

李石樵廣文（秉鈞）嘗咏臺北八景絕句，和者甚多。余愛其戍樓笛聲云：『一聲長笛海門秋，雲樹蒼茫聳戍樓。憑弔高歌綠底事？廢興祇合問江流』。陳淑臣上舍（洛）云：『興亡誰譜荷蘭事？長笛一聲秋月高』。工力適敵，可傳無疑。我竹八景，詠者亦多。余獨愛陳子潛廣文（朝龍）潛園探梅云：『一代豪華別業存，梅花百本自成村。春光漏洩

枝三兩，破費尋詩一扣門』。得毋謂好惡拂人之性耶？

邱菽園觀察（焯菱），吾閩海澄人；流寓新嘉坡，自號「星洲寓公」。創設天南報館，文章氣節，爲世所欽。其著述甚夥，有菽園贅談八種，後附庚寅偶存、壬辰冬興詩各一卷，中有和韻詠古六首。伯夷云：『不遇黃農遇夏朝，乾坤兄弟影寥寥。微言欲假清風送，湯武由來學舜堯』。蘇武云：『萬里關山月色闌，牧羝雪窖任荒寒。歸來不見生妻在，應悔胡中娶婦歡』。揚雄云：『非不文章千古重，竟將著論美新朝。九京欲起君相問，此恨如何作解嘲』？因憶古詩云：『心畫心聲總失真，文章能復見爲人。高情千古閒居賦，爭信安仁拜路塵』；誠屬有目共賞之作。

詔安馬耿甫徵士耽詩，著有全集；編輯養源詩話十二卷，搜羅極富，皆有資於勸懲，真有心世道之爲也。曾詠樵夫句云：『藉手削平荆棘路，一肩挑盡古今秋』；余每喜對客誦之。

吾竹素稱禮義之邦，不獨山水秀媚已也；廉讓之風，令人思慕，故來遊者往往愛家焉。廣州徐莘田曾有和韻一絕云：『竹塹溪山久艷稱，舊游如夢憶曾經。故園松菊雖堪戀，爭似移家住武陵』。著有擷紅吟館集行世。

慈溪姜西溟宸英太史云：『我輩人人有集，其詩或傳與否，均未可知；惟當牽連綴姓名於集中，幸有傳者，卽所附載之人亦因以顯；如少陵之於阮生朱老、東坡之於杜伯升老符秀才是已』。嗟乎！先生輩間集今已大傳，特不知誰爲附之者？可慨也！

蘇虎七來臺游幕，少髯而善諧。嘗於席間酒酣自出對聯云：『好容易生數莖鬚，細細算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』；時有陳洞漁孝廉（霞林）卽席對云：『真快活飲幾杯酒，昏昏睡去，寅卯辰巳午未申』。滿座皆鼓掌而笑。

譜弟箴盤（石鵬）號了庵，書學隸篆，又工於金石刻劃。十歲通韻語；塾師嘗以「龍媒」二字嵌首尾，命塾生作聯。箴盤先成云：『龍文猶憶楊稱姪，鳳友原憑葉作媒』。全塾無能出其右。時有「王龍媒」之稱。性好山水，所有吟詠皆爲紀遊而作。如生番道中云：『隘寮高築大山顛，警鐸聲從谷口傳。昨日野番初出草，茶園十里絕人煙』。遊鼓浪嶼弔延平王云：『延平王氣至今無，小嶼彈丸列海隅。五夜風濤猶帶怒，四圍山水自成圖。雷轟怪石文將蝕，礮湧紅衣血未枯。鼓浪有聲人不見，草雞啼罷月如弧』。舟近溜石渡遇雨云：『日暮逢淋雨，風帆一片懸。客心同逝水，山意欲含煙。塔遠疑人立，雲低與海連。櫓聲頻欸乃，歸夢落江邊』。其他名句如夜泊靈溪云：『野渡潮生鷗夢警

疎燈人語雨聲殘』；夏天卽景云：『五更雨急驚殘夢，四月風高欲假秋』；俱可誦也。

黎召民觀察（兆棠）輓陳迂谷廣文（維英）聯云：『徒頑服教，弟傲克諧，具先正典型，鄉里有聲山斗仰；我甫宦來，君何仙去？歎老成凋謝，瀛壖無色海雲低』！廣文爲吾鄉鄉賢鄭藻亭徵士高弟；有哭師聯云：『於先生不能口讚一詞，品也、學也；在弟子只有心喪三載，傷哉！哀哉！』

詩話之作，古人評論已詳，吾儕小人，何敢妄生訾議。甲午以來，瘡痍滿目，塊壘填胸，無聊時學步邯鄲，以遣憂愁，庶免虛度光陰之誚，亦古人所謂『書有一卷傳，可抵公卿貴』之意。且抄錄友朋詩句，又爲水繪同人、漁洋感舊所不廢也。

丁酉秋闈，鄭毓臣廣文（鵬雲）在臺，未能晉省；感懷云：『踏遍槐黃跡已陳，磨穿鐵硯暗傷神。功名有分三生定，世事如棋一局新。五度秋風曾老我，二分明月正懷人。瀛東多少觀光客，桂籍留題話夙因』。

吾竹寓賢，有查小白明經（元鼎），海甯人，游幕十閩，爲督撫上客。性不居積，每好活人。善飲，工詩，著有草草草堂吟草，當代名公序跋甚多，俱許以必傳。今稿已

失，惟傳其輓臺灣令高南卿司馬（鵬飛）五律云：『鳳凰池上客，忽現宰官身。仙吏皆循吏，良臣作薰臣。生原慈似佛，死以殺成仁。夜半文星殞，書空一愴神！』又輓鳳山令王仲甫司馬（廷幹）四律，其一云：『海國衡才院，班荆話舊交。諸生東魯重，豪氣北溟包。鴻治懸心鏡，龍文讀手抄。新詩題小草，月下費推敲。』其二云：『弭盜滋多盜，危乘倉卒間。細君同殉節，公子幸生還。人薨懲元惡，祥刑殛庶頑。克威兼克愛，陰掃半屏山。』二公皆遇賊盡節，亟錄之以表幽光。

吾鄉竹梅吟社之盛，於光緒初年爲最。陳瑞陔貢士（潯芝）未第時，詠新筍云：『干霄自是他年事，出得頭來已幾分』。未幾，果舉於鄉，遂成甲午進士。陳子潛廣文亦詠趙師雄月下遇美人云：『千古因緣歸一夢，春風容易隔仙凡』。時廣文之尊聞尙無恙，忽於是年冬初溘逝，余因得句云：『怎奈眼前詩料好，每防成讖不多吟』。

林雪邨方伯（占梅），號巢松道人，慷慨有大志。戴逆之亂，自募鄉勇仗義助剿。手建潛園，爲吾邑八景之一；延聘海內知名士吟嘯其間，文采風流，賓主並美。所著潛園琴餘草，各體俱佳。先錄數聯於此，足以窺見一斑。示弟云：『見義須逾謀利意，待人莫用作文心』。感懷云：『報國何須論在位，輕財未必盡沾名』。『守節可風追孟母，養

親無日愧姜詩』。寫興云：『煨茶備待醒時飲，聚墨留供興到書』。『閒掃落花舒懶骨，靜臨細楷斂粗心』。『靜中讀易心因斂，悟後鳴琴趣乃真』。『石磬數聲雲外寺，好花十里水中村』。『曲徑烏啼花影裏，隔牆犬吠水聲中』。『愛畫自欣胸有竹，看書暫苦眼生花』。『琴心暫會中庸道，詩學難參上乘禪』。『天外落霞齊遠鷺，竹閒微雨亂流螢』。絕句云：『揀向柔條條上立，隨風飄似打鞦韆』。

林若邨觀察（汝梅）喜佛老學，雪邨方伯之弟也。嘗往廣信府謁正一真人張氏，歸語人曰：『全臺五六年後，當犯天狗之劫，惟爲善者可脫此禍。吾身不及見，汝曹須慎之』。先生果於甲午赴道山，而乙未遂割臺矣。天狗者，日本神道之一派也，初不解其意，今人始服其言。詩畫一門，尤爲先生所好。余見其自題畫幅云：『插架牙籤勝石渠，芸香百合辟蟬魚。一甌擬就先生借，補讀生平未見書』。『幾竿修竹一池蓮，滌盡塵襟品欲仙。曲水流觴傳癸丑，令人長憶永和年』。『濛濛雨意釀芳堤，秋色排空半已迷。尋勝但攜雙不借，澆愁更有左偏提』。『三白長教見蠟前，豐登太史已書年。今朝雪意千山霧，絮壓峯尖上接天』。

余記少時於潛園雲香館壁上見唐六如先生墨梅一幅，上有截詩一首，爲林文忠公所